

工人与劳动是神圣的。王进喜、孟泰、倪志福、赵孟桃、郝建秀等新中国一代工人，永远也不会失去光彩。新中国第一部电影《桥》，以及此后的《家庭问题》、《千万不要忘记》、《青年鲁班》、《火红的年代》、《瞧这一家子》，皆为工业题材。电影《年青的一代》中的一个场景，尤其让我印象深深：温锡莹演的林厂长周休在家修理板凳，前来串门的小青年怎么也不相信他是厂长，厂长怎么会干这种粗活呢？那时的厂长，多么尊贵。

我对工人最早的印象，是从家属院里的一位女工开始的。她是我家的邻居，姓徐，生得矮小，瘦骨伶仃，很孤僻，是针织厂工人。她家住楼上，我家住楼下，故日日可见。针织厂三班倒，夜深人静，能听到她踏上木楼梯的脚步声。一个弱女夜班回家，满街寂寥，青灯孤影，搁如今不可想像，但那时就是这样，未闻意外。徐家与我家楼上楼下近4年，她与我几乎无话，其实是她懒得与我搭话。她回家就睡，我只要去她家，见她几乎都在床上，我很纳闷。

当时我上小学，学校赶时髦组织学生到工厂锻炼，名为“学工”。巧得很，我分到了

针织厂。进得厂门，才体验到徐为什么疲倦的，为什么不愿与我说话，累！每班巡回距离累计几十公里，要分秒必争处理布面，而且高分贝噪声，根本吃不消。从此方知织女辛苦，对那一袭白帽、白围裙、上面印着红色厂名油然而生敬意。

小学高年级时，“工宣队”进驻，是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之一角。工宣队长来自衡器厂，造秤与天平。参观是必不可少，及至进了翻砂车间，看到身强力壮的师傅于钢水人模，真是吃惊，如此精密的器物竟然出于如此粗糙，如同一个美女出自农家。及至后来看到“英雄莫问出处”这句话，便立马想到了秤与天平，想到了玉出于璞，想到了百炼钢而为绕指柔。

随家到建设兵团期间，“四夏”抢救抢耕季节，兵团染织厂前来支援。虽然都是一个编制内，但主人多少有些拘谨，客人则难掩

## 曾经拥有工人的自豪

曲延安

其优越感，内中差别隐约可见，很是微妙，“工人老大哥”嘛。团机械队长，原是军工厂技师，车钳刨铣，无一不精；机耕修理，手到病除。后以机械专家身份出国援助坦桑尼亚，专机，双工资，异域风情，成为热门话题。后来其子溺水罹难，直接惊动了南京军区、外交部。一个工人一生有此待遇，也算没有白活。

高中期间曾到宝应湖农场机修厂参观，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牛头刨床，见识了什么叫削铁如泥，让我叹为观止之余跃跃欲试。后来我果真也当上了工人，巧得很，第一个工种就是刨工，后又历经车、钳、铣工种，是真正的蓝领。那正是工人的地位登峰造极时期，“工农兵学商”，从其排序可见一斑。身穿灰蓝工作服，脚踏黄色翻毛皮鞋，双手因冷却液而腐蚀，身上留有机械切割后的金属腥味，那是光彩的标志与味道，路人也要高看一眼。我怀

念这段生活。

我怀念这段生活，还因为：那大小夜班时的四野寂静满天星星，那体贴入微的工厂医务室，那电杆上大喇叭的昂扬旋律，那腋窝夹着饭碗走向食堂的笑闹，那一目了然的工资表后的心满意足，那对一张奖状或一个印着“奖”字的茶缸的在乎与看重，那被多少双手翻烂的《人民文学》，那一次次登在《工人日报》、《江苏工人报》上的一篇篇反映自己工作与生活的文章，那温馨而亲切的“职工之家”，无话不说的快乐天地。工厂是个“家”，置身于“组织”里非常幸福，拥有着劳动着的美丽。有没有这种感觉，心境迥然不同。

工人，这个称呼中包含的内容以及它曾有过的地位与辉煌，如今依然清澈，如冬日里阳光的温暖。因为，正是已然逝去的岁月，促推着时代潮流奔腾着向前。

## 只有风在吹(外一首)

秦不语

云变成雨后又变成雪了  
你没有说话。

麻雀飞上去，又落下来了  
你没有说话。

炉火从膛里跳到脸上了  
你没有说话。

后来梅花来到窗前  
将自己一饮而尽。

你把升起的大海关起来把波浪  
在眼睛里摔碎。

你是冷的。

你是冷的因此你知道  
她的美

始终不能离你更近。

## 红月亮

何以要相逢，何以  
要重叠。你这不由自主的转动，  
追随。

没有一种美像你这样孤独。  
没有一种孤独像你这样久远。

你清清冷冷的，多好  
你高高在上的，多好  
你按时起落规律盈亏从不受往事所累  
多好。  
你自顾自慢吞吞  
走在永远往西的路上  
多好。

现在，你用别人一霎，完成了整个一生。

## 际遇(外一首)

高友年

这里，古老，蓬物，还来不及消失  
金黄的时辰  
像早已打开的秘密  
这里的事物  
已被秋色一一命名  
风在枝梢，昨天的心潮一直难以平息

而黄昏正在采摘炊烟，堤岸上  
一些芦苇的记忆  
鸟扑打着翅羽  
飞进树林  
种子靠近大地  
仿佛，一段预设的尘缘即将开始

你看，唯有尘埃带着奔跑的心愿  
唯有果实投下好看的光影

## 点一盏灯，等漫天雪

我多像个丰收的人啊  
梦里犹豫  
云中拒绝  
打开的绵软已铺到水面  
想遥远，沉醉，随流水拐弯  
落花里数过辽阔，数心，数出秋日迟迟

我又开始写诗  
江山乱生，无边无际，叹息  
流泻。疼也疼得慌乱  
恨也恨得不知所措  
星星不是，漏出的寂寥，也不是  
便点一盏灯，等漫天雪

写到你时，我关了灯，扫了落花  
心留十亩火焰  
在光阴里摇曳。从此  
爱完了这枯瘦的诗句  
又来爱，飞雪洁白的人间  
慢慢地，慢慢地

## 远去的繁华

紫蝶

工农路119号，老厂区  
荒芜，幽深，孤立的香樟树下  
看门人粗糙的手指  
剥出一颗颗毛豆，多像  
曾经生产线上一个个产品

锁起来的时光，孤独地开着  
本质的锈蚀，隐隐作痛  
足音踩碎风声，婉约而柔弱  
记忆，是一面多棱镜  
纷纷站立起来，讲述，那些  
曾经的，五味杂陈

改制、重组，怎么也唤不醒  
沉睡的疲惫，日子在跳跃，堆叠  
忽然之间，我惊讶于  
一些熟悉的事物，竟如此陌生  
埋入时间的管道，闸门  
被时光挥霍成一簇冷色调

兀立荒园，深浸其间的草木  
岁月一样锈迹斑斑  
繁华远去，恍惚听见  
屋舍里，仍有轰鸣的机器声

此刻，我多想  
咀嚼一枚橄榄，或许  
从中品出一些，醒世的箴言

## 崛起中的闪小说

程思良

好的报纸副刊，既是文学作品的发表园地，也是催进文学发展的温床。在《江苏工人报》65年的办报历程中，其副刊就为繁荣文学做出了引人注目的贡献。譬如近年来小说家族新成员“闪小说”的快速崛起，就有《江苏工人报》的功劳。柳再义老师主持的随园副刊上，不仅发表过全国各地很多作者的闪小说作品，而且还推出多个闪小说专辑，这极大地激发了作者的创作热情，扩大了闪小说的影响，促进了闪小说的繁荣。

闪小说是将字数限定在600字内的小说。它既是文学的，具有小说的特质，又是大众的，具有信息时代多媒介传播的特色。在写作上，闪小说追求“微型、新颖、巧妙、精粹”。微型，指篇幅超短；新颖，指立意别出心裁；巧妙，指构思精巧；精粹，指言约义丰。

“闪小说”之名源自英文“flash fiction”。西方的“flash fiction”源远流长。其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伊索寓言，写作者包括契诃夫、欧·亨利、卡夫卡等伟大作家。汉语“闪小说”也可追溯到先秦的神话传说与寓言故事。不过，汉语“闪小说”这一概念则是由北京作家马长山与江苏作家程思良等人于2007年才明确提出与倡导的，因其引领阅读新潮流，迅速风行天下，成为小说家族的新样式。

闪小说迄今虽然才十个年头，但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微型小说理论家江曾培说：“闪小说——小说家族新分支。”新加坡作家林子说：“21世纪小说新文体——闪小说。”菲律宾作家王勇说：“风行天下闪小说，引领阅读新潮流”，这不是一句广告词，而是一句最精确、最精准的概括。”微型小说理论家刘海涛教授说：“闪小说是全民阅读当中的重要文体。如果说，30年前我们用‘异军突起’一词来形容微型小说在小说家族中的发展盛况的话，那么我们今天仍然可以用‘异军突起’来形容闪小说在微型小说中的发展现状。”《百花园》总编辑、评论家杨晓敏在《前行中的闪小说》中说：“研究者队伍也在走向壮大，除了闪小说创作者外，更有不少大学教授、专家学者投身闪小说研究，并亲历亲为在一些大学举办了闪小说讲座。”

在数以万计的闪小说作者中，老中青兼有，遍布各行各业，或专攻，或客串，其中不乏文坛大家与名家。众多知名网站纷纷开设闪小说版块或专栏，《小说选刊》、《读者》、《小说月刊》、《小说月刊》、《微型小说月报》、

## 朴素是真的高贵

李良旭

有一种力量，能穿越时空，超越天地万物，只留在心中。它宁静而恒远，大气而平和，所有的梦想和希望，都简约成一种最纯净的唯美，并直抵人内心的柔软，那就是朴素。

朴素，是一个最美丽、温馨的字眼。无论社会如何向前发展和进步，朴素，永远是一支悠扬、动人的旋律，它在凡尘间，弹奏出最美的音符，使人如沐春风，沁人心脾。

一个人，一旦拥有了朴素的基调，无论生活发生了如何变故，都能所向无敌，活出自己的精彩和美丽。朴素，它从不心浮气躁，好高骛远。它总是低敛的、谦逊的；它是过尽千帆、百转千回后的一种心灵皈依和精神救赎。朴素，是生命的真。

朴素，与贫穷无关。贫穷，只能使人心灰意冷，丧失斗志和梦想，朴素，更是与奢侈无关。奢侈，更多的是一种外在的表

《江苏工人报》、《小小说大世界》、《香港文学》等数百家报刊开设了闪小说专栏或刊发闪小说作品，每年公开发表的作品达数万篇。海内外数十家出版社推出了近200部中国作者的闪小说集，一些书曾登上中国热销书排行榜，有的进入中学生课外读物推荐书目。2017年3月下旬，中国国家图书馆邀请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闪小说专业委员会会长程思良到国家图书馆主讲“国图公开课”系列课程之《闪小说——小说家族新成员》。

与中国闪小说兴起同步的江苏闪小说，走在全国闪小说发展方阵的前列。在江苏闪小说作者队伍中，既有凌鼎年、相裕亭、许国江这样的微型小说名家与程思良这样的中国闪小说领军人物，又有段国圣、蓝月、满震、何开文、王雨、颜士富、史建树、范进、卢群、王文钢、沙剑波、江辉生、刘磊、袁锁林、傅修建、万华、叶孤等一批颇有实力的闪小说作家，更有洪超、程开廷、陈建珍、赵洪香、滕敦太、赖长明、薛长登、王英、谢昕梅等诸多极具发展潜力的新锐作家。在江苏闪小说界，名家宝刀不老，新秀不断涌现。他们的佳作不但频频见于各级各类报刊，而且屡屡夺得各类闪小说大奖。

2015年7月，江苏闪小说学会成立。在该会的引领下，广大闪小说作者共同奋进，在《江苏工人报》《南京新江北报》《盐城晚报》《涟水日报》《溧阳时报》《天目湖》《太湖》《林中凤凰》等众多报刊的大力支持下，江苏闪小说学会立足江苏，辐射东部，面向全国，积极作为，多面推进，活动连连，呈现出一派波翻浪涌的良好态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闪小说专业委员会的会刊《吴地文化·闪小说》在江苏常州创办，该刊目前是海内外唯一专门刊登闪小说作品与评论文章的专刊，面向海内外征稿，致力于打造海内外倡导闪小说的标志性刊物。

2008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资深教授樊稼稼在《话说“闪小说”》中说：“比起硕果累累异彩纷呈的其他文体，闪小说眼下也许尚属遥看近却无的一抹‘草色’。但只要钟情并矢志于闪小说创作的广大写手们奋发努力，在众多热心的有识之士润物细无声春雨的持续滋润下，地平线上刚刚破土而出的现代闪小说的嫩芽，必将茁壮成一片喜人的‘连天碧’的蓬勃芳草。”而今，闪小说在中国乃至世界华文文坛的蓬勃发展，正在一步步见证着樊稼稼教授的预言。



摩尔代表作《斜倚的人形》

## 摩尔家的石头

柳再义

风景如画这个提法是把绘画摆在了风景之上。画是符合人们审美趋向的，含有思想并经过了挑选提炼的风景，人们将之称之为艺术。倘若反过来说，画如风景，要求绘画表现忠于自然，这就变成摄影了。

英国有个雕塑家名叫亨利·摩尔，堪称20世纪伟大的艺术大师。他的创作意象与形式基本上取自人体，展现风格在传统与抽象之间。他经常从实体中挖出空洞以显示内在形体的扩展与空间存在感，或者以另外一种形式汇聚不同的形体来组合成一件作品。

摩尔曾经将一块石头弄回家打算雕刻，可是看着看着，他不愿下刀了。这块饱经风霜的石头本身不就是艺术吗，不能在自然之上再改进了么？

若干年后，摩尔离开人世。人们在他家发现了这块石头，将之作为了珍品收藏到艺术陈列馆中。观赏的人在看着这块石头时展开了丰富的想象，作品在形式美感与几何

## 岁月的渡口

伫立于异乡的城市，远方的故乡是一帧失忆的图画，承载着生命中无法修饰的疼痛。

被阳光捧读的诗句，总与母亲有关，在记忆的港湾，你那带泪的祝福总是充满浓浓的诗意。

日子在手指间穿行，始终走不出故乡的怀想，就像母亲慈祥的微笑，激励我走向遥远。

有谁可以告诉，那昨天陨落的音符，不是一首无言的歌谣？有谁可以告诉如我，那飘向远方的祝福，不是一段被沧桑浸透的旋律？

骤然回首间，却发现黄昏的湖畔，早已人去楼空，唯有那往事的叶片，在宁静的水面，漾起圈圈涟漪。

我独自走在风中，好想聆听到你昔日细细的叮咛，怎奈留在岁月中，只有那水面低飞的哀吟。

一条河在视线中蔓延，我找不到哪里是起点，哪里是终点。就像落寞的渡口，再也找寻不到爱的依恋。

## 生命的飞翔

一直以来，你便是我不变的飞翔，让一些痛苦着我的幸福，让一些沧桑陶醉着我的人生。

每一次回家的记忆总是很漫长，来不及整理就让我有了残喘的

平衡结合上浑然天成。摩尔没有为这块石头留下片言只语，但人们普遍相信摩尔肯定是雕刻过，并将深意隐藏在在了其中。

对艺术家的杰作你若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有可能被嘲笑为肤浅。所以只要布下谜面，就会有评论者解读万千。

天上的流云悠闲散步，长久的凝望引人遐思。不同的人看到了不同的风景。云是天上的，但看的人参与了其中。我们看的是云，我们看的也是自己的想象。云变成富含比喻的形象依赖于看者的创作。如果那块石头不是在摩尔家发现的，而是在荒郊野外，就只是一块毫不起眼的普通的石头。摩尔将它搬回家就是经过了审美。事实上，自然就是大师，哪一件艺术品不是表现的艺术家的独特眼光呢？

物件在不同的背景下凸现不同的价值。一块玉放在街道小贩的摊头，和摆在装修讲究的古董店，身价大不相同。皇亲国戚的女儿是大家闺秀，到庄户人家就成了

## 浸透生命的脉搏

超兰芳

感觉。我知道，那是你厚重的爱，一直陪伴着我。

每一次回家的路总是很短暂，短暂得刚刚相聚却又别离。我知道，你每一次的期盼，都会层层叠叠装满我的行囊。

从春天到秋天，从夏天到冬天，我都在那片属于自己的天空，营造幸福和温暖，却始终未能发现，无情的岁月早已苍老了你青春的容颜。

从昨天到今天，从今天到明天，我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灵感，打造诗句和梦想，却始终未能发现，风霜和雪雨早已浸透了你生命的脉搏。

一株植物就是一种生命，每一次的枯萎，总让我无法咀嚼出洋溢在生命的内涵。

## 村庄的聆听

童年的马车，仿佛还在记忆的深处运行，就像水边响起的阵阵短笛，总把故乡的炊烟，勾勒成心中不变的风景。

逆水而来的情怀，被风一次次翻阅，我却发现水塘里牛啤的悸动，剪辑了眺望的视线。

空寂的麦场边，我聆听到此起彼伏的蛙声，无声地切入我的灵



本版编辑  
柳再义